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五角大楼诬蔑中国通过网络间谍活动扩张经济军事影响力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2 年 5 月 18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间谍活动发展经济并扩大其军事实力。美国国防部在对国会的年度报告中称，“中国是全世界参与经济谍报活动的国家中最为积极和持久的”。报告还提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将继续对美国经济安全造成日渐强大的威胁。五角大楼称，解放军的主要关注点依旧是应对台海两岸可能的冲突，这也包括阻止美国在冲突中支援在北京眼中实施无赖行为的台湾。中国通过展示其新型武器表明其长期军事意图，包括在去年早些时候首次试飞隐形战机以及在去年八月让其第一艘航空母舰下水。

美意图使台湾在世卫与会常态化

综合国外媒体 2012 年 5 月 17 日报道，台“行政院”卫生署长邱文达将率团出席 5 月 21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 65 届世界卫生大会（WHA），美国方面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并认为邀请应该常态化。据美国国务院 4 月下旬向国会提出“协助台湾今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的报告，报告指出，虽然美国在“一中政策”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旗下专责机构，例如 WHO；但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在各方都能接受的安排下，有意义的参与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等国际组织。美国卫生部长塞比留斯（Kathleen Sebelius）已于去年 5 月向 WHO 明确表示，美国的立场是认为联合国机构没有权力片面决定台湾的地位，美方的长期立场是希望台湾专家以各方都能接受的名词，经常性且有意义地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会议，美方已直接向世卫秘书长陈冯富珍表达立场。这份报告首度提出，民主进步党在去年曾公布 WHO 内部备忘录，当中设定限制台湾参与 WHO 活动的国际卫生条例，包括台湾仅能在“中国”一省的名义下才能参与的不公平待遇。美国已经敦促世卫组织秘书处采用“WHA 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被世界贸易组织（WTO）所采用，使用两岸均可接受的名词，包括“中华台北”等。

拜登称中美关系影响 21 世纪

据路透社新闻网站 2012 年 5 月 26 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 26 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拜登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影响 21 世纪的发展。他重申中美在人权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两国在经济上亦有竞争，但美国欢迎在公平环境下竞争。他用词谨慎，并未暗示亚洲发生冲突的威胁逼近，但说鉴于美国与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活动日增，美国有必要更加关注当地局势。他指出，“没有什么比美国与中国取得适宜的双边关系更为关键。”“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生计紧密相连，程度与日俱增。”拜登还对毕业生表示，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结束，西点军校毕业生将面临来自其它领域的新的威胁，应付网络安全和外太空等新的全球挑战。拜登还称，美国也希望加强与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南非等国的关系。拜登副总统在奥巴马总统连任竞选活动和美国外交政策咨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华邮：美政府欠缺外语人才

综合国外媒体 2012 年 5 月 24 日报道，专栏作家乔·戴维森(Joe Davidson)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表示，美国政府面临欠缺外语人才的危机。据统计美国国务院 2009 年需要外语能力的职位聘雇比例仅及 61%，今年虽然提升到 74%，仍有近 1/4 的空缺，特别是欠缺熟悉近东、南亚及东亚等地区语言的人才。美国参议院 5 月 21 日举办“国家安全危机：联邦政府的外语能力”听证会，讨论政府部门外语人才不足的问题。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小组主席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阿卡卡 (Daniel K. Akaka) 表示，由于美国欠缺学习困难度高外语的人才，使得国家安全部门一直聘雇不到适合的外语人才。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局局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Greenfield) 在听证会作证时表示，过去数年国务院面临困难的抉择，如对于空缺是否应暂不补充人以进行充分的语言训练培养外语人才还是反之而行。国防部也面临语言人才难求的困境，据国防部助理部长朱诺尔 (Laura Junor) 的证词，去年国防部外语职位的聘雇比例虽然达到 80%，但其中只有 28% 符合应有的语言标准。亟需搜集全球资讯的联邦调查局 (FBI) 在聘雇外语人才方面也遭遇困难，出席听证会作证的 FBI 官员诺斯 (Tracey North) 说，联邦调查局的雇员，不仅需要拥有超优的外语能力，同时必须经过完整的背景调查，因此求职者通过重重关卡审核的比例通常仅有 1/10。

美提名 22 年来首位驻缅大使

综合美国媒体 2012 年 5 月 18 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 17 日提名 22 年来美国首位驻缅甸大

使，这标志着美缅关系全面开始解冻。但在宣布这一提名的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政府仍决定在投资、贸易等领域对缅甸的制裁再延长一年。前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首席助理部长米德伟（Derek Mitchell）去年 8 月获奥巴马任命为美国驻缅甸的特使及政策协调员至今，上述提名若获美国参议院批准，他将正式转正成为 1990 年以来美国首位驻缅大使。美国媒体认为，向缅甸派驻大使是美国全面恢复与缅甸外交关系的步骤之一。缅甸于 1988 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当局拒绝承认 1990 年大选结果，美国随后便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并将同缅甸的外交关系下降到代办级，大使一职一直悬空至今。缅甸政府 2010 年底释放软禁多年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以后，美国与缅甸封冻多年的外交关系逐渐升温，特别是 2011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成为自 1962 年以来首位到访缅甸的国务卿，标志着美缅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寰。

美国前上将批五角大楼“妖魔化”中国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2 年 5 月 19 日报道，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卡特怀特（James Cartwright）上将近日说，美国国防部的新作战概念是在“妖魔化中国”；他认为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政府批准成立空海战办公室，以对抗美军面临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威胁，这包括远程精准弹道导弹、先进防空导弹防御系统、电子和网络作战能力、潜艇和现代化战机等。五角大楼在过去 10 年的模拟军事演习显示，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协调能力不足，“空海一体战”的理念应运而生。不过，美国官员在公开场合不承认空海一体战是以中国为特定目标。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空海一体战主要针对的是某些国家、区域和势力以及正在发展、扩散或取得的军事能力和技术。卡特怀特上将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以亚洲为中心”的说法。他认为，这错误地让美国在其它地区的盟友感到美国正在与它们疏离。

美拟增轮换制部队强化亚太军事部署

综合美国媒体 2012 年 5 月 23 日报道，从今年 4 月初开始，200 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被派驻澳大利亚城市达尔文，轮换期为 6 个月；计划今后数年内美军派驻人数将增至约 2500 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21 日表示，近期已经或即将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增加的轮换制部队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有意通过增加轮换制部队来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此举有助于增强美军在亚太地区“靠前部署”的军事力量以及与该地区盟友的合作能力。此外，美军“自由”号军舰计划于明年初开始在新加坡执行任务，轮换期为 10 个月。如果新加坡同意，美军“最终目标”是在新加坡以轮换制部署更多此类新型沿海作战舰。另据美国媒体报

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近期在一个研讨会上透露，未来几年内，美军在亚太地区舰只数量占美军总舰只数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52% 增加至 60%，其中包括净增一艘航空母舰，使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航母数量达到 6 艘。目前美军共拥有 11 艘航母。

中菲对峙紧绷 美国持续关注

综合国外媒体 2012 年 5 月 24 日报道，中菲关系紧张之际，在 5 月 23 日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参议员表达了对中菲对峙事件的关注。在参议院的国会听证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博克斯德女士表达对中菲对峙事件的关注，她还特地带来一幅南中国海水域标识地图，她说，“中方最近作出一些侵略性的声明，将红色虚线标识的大片水域划为已有，这一区域甚至远远超过海洋公约的许可范围，中方划定的水域甚至已非常接近其它一些国家的边界。” 对此，听证席上的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表示，“美国正在帮助和平解决这些纠纷，特别是给予那些受威胁的国家以支持。” 她表示其本人已经就对峙事件和中方进行交涉。她说，中方不能只是坚持所谓的“中方（自己）规矩，而是应当在公约协议和法律框架下进行行为约束。”

重点关注

面对朝鲜：美国应对韩国放手

《国家利益》网站近期撰文：六十多年来，朝鲜一直威胁韩国。作为回应，美国进行了一场全面战争，即使今天依然有美国士兵在韩国服役。然而，美国却限制韩国建造自卫导弹。美国应该对韩国放手。

二战结束时美国与前苏联瓜分了当时由日本占领的朝鲜半岛。在所谓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入侵韩国后，美国出兵干预以拯救其附庸国。从那以来，在军事“绊网”（目前由 27000 名士兵组成）的支持下，美国就一直奉行单方面的“共同防御条约”。

然而，美国长久以来让韩国依附于它。杜鲁门政府拒绝用重型武器武装韩国，因为美国担心暴躁的韩国独裁专制总统李承晚会践行自己的承诺入侵朝鲜，试图重新统一整个国家。

李承晚最终被林正熙将军取代，不过林将军也未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阻碍韩国研制核武器的努力。尽管美国对韩国的军事管制于 1987 年正式结束，然而三年后

韩国的导弹射程却依然被限制在 180 公里以内；2001 年，修订后的“协议”将射程扩大到 300 公里，导弹有效负荷增加到 500 公斤。作为对美国技术支持的回馈，韩国加入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不管美国最初限制韩国是出于何种正当理由，导弹协议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多年来，韩国一直要求修改或消除导弹射程限制。3 月份，李明博总统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抱怨称“多年前设置 300 公里射程是出于非武装区会发生战争的假设。”他指出，现在韩国的“国防环境面临新的需求。”

增强威慑力量

三年前，韩国提议将导弹射程扩大到 1000 公里，这样就可以到达朝鲜任何地方，并将有效负荷提高到一吨以上。去年，两国政府讨论了这一问题却没有任何进展。很明显，美国反对对协议做出任何改变。布鲁金斯学会的珀拉克(Jonathan Pollack)解释称：“我的理解是美国认为修改协议会让本已经复杂的情形变得更复杂。”据称，中国也担心韩国导弹射程扩大会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形势。

双方的担忧或许都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没有哪一种担忧能证明当前政策是合理的。

今天，朝鲜凭借所拥有的大量飞毛腿、舞水端里以及劳动导弹以及大规模火炮能够摧毁韩国首都首尔。并且，朝鲜正在尝试开发洲际火箭。

迄今为止，朝鲜在洲际火箭研发上并未取得多少成功，在众目睽睽之下，朝鲜最新的“卫星发射”失败了，但是长久的坚持可能最终也会取得成果。此外，如果朝鲜成功研制核武器以及核材料并将所制造的炸弹改装成微型核弹头，那么它就能通过核打击威胁到韩国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尽管朝鲜不大可能发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它却一如既往地发表一些挑衅言论，最近威胁称“要对韩国发起‘特别行动’并在‘三或四分钟内将韩国化为灰烬’”。

应对朝鲜的最佳途径是让韩国成为独立的威慑力量。韩国的经济总量约为朝鲜的五十倍，人口是朝鲜的两倍，并且韩国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韩国能够制造出比朝鲜厉害百倍的武器。

尽管没有数量优势，然而韩国军队的质量绝对远胜于朝鲜。韩国空军和海军设备更加精良，训练也更有素。4 月份，韩国部署了全新的巡航导弹，射程约为 1500 公里，不包含在导弹协议中。这是一种有用的武器，但是正如韩国国防发展局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通常情况下，巡航导弹由于速度慢很容易被敌人拦截，并且由于有效载荷轻，威力远不如弹道导弹。”韩国能够制造出

更致命、不易受攻击的导弹。去年韩国国防发展局的一位官员承认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技术可以在任何时间研制先进的、射程更远的导弹。”

朝鲜一直尝试提高其军事打击力量并明目张胆地炫耀，既然如此为何不让韩国获得类似的武器呢？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的陈浩铉（Cheon Seong-whun）据理力争，认为“我们应该拥有与朝鲜不相上下的军事实力来提高韩国的威慑力量。”

尽管韩国政治令人捉摸不透，不过现在的韩国政府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一旦发动战争，韩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首先是首都首尔遭破坏，首尔离朝韩边境仅仅 25 英里——并且韩国从战争中将一无所得。韩国曾赢得了冷战，一旦朝鲜的金氏王朝和共产主义寿终正寝，不管朝鲜变得怎样，韩国都有可能把朝鲜吸收过来。任何急进的想法都是鲁莽、不计后果的。韩国的任一政党，不管他们的政治地位如何，都不会提倡一种冒进的方式。

隔壁大国

一些人担心韩国在挑衅中国、俄罗斯，甚至是日本。然而，即使与朝鲜相比，韩国也更不可能袭击这些国家。陈浩铉表示称：“对这些国家来讲，我们可以劝服他们，毕竟他们都有远程导弹。我们不是在挑衅也不会威胁到他们。”

针对中国的反对，韩国可以建议中国通过取消对朝鲜的援助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朝援助使得朝鲜能够生存下来并研制出了导弹和核武器。俄罗斯很大程度上不怎么关注这一地区，也不存在多少利益关系。与其反对韩国自卫的努力，日本更青睐于加强与韩国的安全合作。

确实，韩国军事实力提高的附带利益是创造出了能够牵制北京的威慑力量。尽管迄今为止中国在东亚地区仅仅独断专行尚未咄咄逼人，然而一旦过度放纵的代价提高，那么它的行为也极有可能保持适度。韩国打击中国的能力——尤其是能够袭击北京和上海的远程导弹——会给中南海那些制定未来中国政策的官员们敲响警钟。

收起庇护之伞

当然，华盛顿的一些官员希望美国继续主导世界，让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盟国们永远地依附于美国。“在那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与战争擦肩而过，”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抱怨称。但是美国在韩国的利益并不能保证这样的风险不会出现。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政策，因为华

盛顿方面面临着财政危机。美国的纳税人再也承担不起为那些有能力自卫的国家负担国防。

如果朝鲜一如既往地研制核武器，美国也应该重新思考其对韩国和日本获取核武器的反对。如果朝鲜企图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瞬间它就将面临灭顶之灾。实际上，朝鲜的核武器只能够威胁到邻国，而威胁不到美国。然而在东亚维持核保护伞会让美国永久地卷入非自身的争议中并带来即便很小却也真真实实存在的风险，那就是当地或地区冲突的后果造成牺牲洛杉矶而保全首尔或东京。

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美国的那些民主且极其负责任的盟国能够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来牵制朝鲜和中国，而不是让美国永久地为他们的国防买单。美国的盟国中出现核扩散的可能性同样也会让中国采取更多的措施限制朝鲜，因此将核扩散扼杀在萌芽中。

不管未来美国在东亚地区扮演何种角色，阻碍其盟国和伙伴国获得自卫能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奥巴马政府应该废弃所有对韩国的导弹限制。韩国也应自己决定需要何种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

（本文作者道格·班道（Doug Bandow），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总统里根的高级助手。著有书数本，包括《绊网：改变了的世界中韩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韩国难题：美国与朝鲜和韩国麻烦不断的关系》。）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 2012 中国军力报告

注据美国国防部网站 5 月 17 日报道，代理副国防部长助理赫尔维于 5 月 18 日在五角大楼简报室举行有关《中国 2012 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的新闻发布会。此间分析认为，较于 2011 年军力报告的发布时间，2012 年军力报告 5 月中旬发布很大程度上是为奥巴马竞选考虑。据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国 2012 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比去年的提前发布了两个月。但是，相比于原计划 3 月 1 日发布报告的惯例，中国军力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推迟了两个月。

自 2000 年美国首次发布中国军力报告以来，2011 年推迟发布时间创下空前纪录。推迟 170 天以后，美国国防部才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发布。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均在七月或八月发布。2012 年为美国大选年，国防部在 5 月中旬就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则意欲避开大选驴象之争的白热化时期。8 月底，美共和党总统提名者就正式出炉。目前，奥巴马与罗姆尼（Mitt Romney）的竞选状态已经从“一攻一守”转变为“主动出击”。如果军力

报告一再推迟，难免会落下“奥巴马对华示好”的口实。罗姆尼必将揪住这根小辫子，攻击奥巴马对中国示弱。

就在军力报告发布的前一天，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17日接受采访时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会采取立场。但是，美国对解决争端有自己的观点。首先，美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按照国际法来解决。有众多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界已经不止一次表示，美国不会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5月10日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对国防预算发表强硬讲话，反对国会大幅削减国防财政预算。帕内塔强调：“我担心的是，如果国会现在试图扭转许多我们已经做出调整的艰难决策，他们面临的不止是潜在的对立僵局，同时他们将被迫在国家安全以及财政安全之间做出选择。”

随后，美国会众议院在10日晚些时候对帕内塔施压，要求五角大楼提供关于中国军力发展的详细报告。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准备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Randy Forbes)在声明中称，美国采取的措施目标是解决中国过去20年两位数的军事开支问题，以及“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地位的”。福布斯在一份声明中称，“政府为了避免挑衅中国政府，《中国军力报告》已经变成了一份政治文件，而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实评估。”布斯希望五角大楼的年度中国军力报道能够加入位于亚太司令部高级军官收集的关于中国的情报。他还希望，这份军力报告能够对“潜在对手——中国与伊朗”的军事战略与军力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

美国国防部最早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发布于2000年，最初根据美国《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产生。这部法律在1999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虽然五角大楼几乎每年都出台《报告》，但参与撰写的并非都是自己人。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组织一批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各个军事智库，比如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这些专家中，有前任驻华大使、美中商会、美中关系委员会负责人等，几乎囊括所有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既有所谓“鹰派”人士，也有所谓“鸽派”人士。但鉴于《中国军力报告》主要发挥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弹药”的作用，在撰写过程中，往往“鹰派”人士占据主导权。

《外交政策》：停止忽视台湾

核心提示：美台关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为双方沾沾自喜，对于各自重视“搞定”中国大陆越来越视为当然。现在美国有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期让一个重要的友好关系回到正轨上来。

美国当代的对华政策非常成功。这一政策形成于1972年至1982年间，具体体现在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中，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政府，并明确了美国对台湾安全

的重要性。在中国攀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该政策为美国对华交往提供了一个经过时间检验的框架，并使得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稳定。

由于有 30 年经过证明的历程，“不破不补”似乎是明智的政策忠告。

然而，政策机器的确需要定期维护保养。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美国对华和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调整而且在安全、贸易和外交领域或许需要更换一些零部件。

40 年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台湾自身的进步，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第一次到台湾是 1971 年，当时我是西点军校的学员。我参观了台湾的金门岛卫戍区，靠近中国大陆，耳闻目睹人民解放军与台湾军队隔着一条狭窄水域相互进行宣传辱骂。（金门与大陆最近相距不到 1.5 英里。）中国大陆与台湾多次发生大规模空战，在 1958 年中的 44 天内，金门遭到近 50 万颗炮弹轰炸。

今年 3 月份，我重返金门，逛了一家商店，里面出售的是当地吴增栋师傅用曾布满该岛的解放军炮弹壳制造的时尚刀具。那天下午，来了一大批中国大陆游客，他们其实是将他们军队耗费的炮弹买了回去。

台湾是世界第十八大经济体，有着令人钦佩的国内发展成就历史。它是为数不多的从独裁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和从贫穷变为繁荣的国家之一。它现在与美国的商品贸易超过印度。而且，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政治改革样板。就连温家宝总理都承认，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他在 3 月份呼吁加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所有这些好消息可能导致台湾因海峡对岸的邻居受青睐而被冷落，但是美台关系有些问题必须解决：双方无力解决失灵的军售程序，台湾对自身防御投资不足，台湾进口美国牛肉的安全纠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双方贸易没有进步，以及美国与一个亚洲强国没有充分的官方接触。

有观点认为，美国应该通过逐步减少军售而最终彻底放弃台湾。这一观点在本刊已经遭到强有力的驳斥，而且不可能成为政策。不过，在美国本应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现有伙伴关系之际，当前的政策变化会付出更难以估量的代价。已经有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正在做两手准备，因为对美国是否将履行承诺心存疑虑，对中国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感到不安。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很重要。随着美国在继续承担责任的承诺中撤出阿富汗，即使在亚太地区之外，也是这种情况。

美国应该简化效率低下且不可预测的对台军售程序。目前，台湾立法机构为武器计划拨款，却不能保证美国会批准这种计划；相反，美国批准军售，却不能保证最终交付这些装备。四个主要部门——美台双方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应该进行协作，以形成一个可预测和更可靠的程序。

与此同时，美国应鼓励台湾增加对自身安全的投资。马英九总统已经承诺，台湾将拿出国内

生产总值的 3%用于国防，但尚未采取有意义的步骤——2010 年台湾防务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台湾的邻邦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增加自己的防务预算之际，台湾——中国的军事崛起对其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却似乎过于依赖美国，对自己的防御投入不足。

美国和台湾的贸易关系同样很复杂，这也是不必要的。牛肉在美国对台湾出口中占不到 1%，却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争议源于 2003 年美国发现疯牛病病例后，台湾对进口美国牛肉严格限制。到现在，多数限制已经取消，然而美国牛肉的一项添加剂仍然是台湾人耿耿于怀和民众抗议的目标。由此产生的部分影响是，美国和台湾自 2007 年以来没有举行过高级双边贸易会谈。台湾人每天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的确越来越多的人称美国人为流氓恶棍，将双方僵局归咎于美国。美国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向台湾保证牛肉的质量，共同协调，制订出检测检疫程序。这一纠纷不应该再给依然重要的贸易关系蒙上阴影。

最后，在外交方面也有工作要做。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正式的国家，因此台湾不能称为美国“盟友”。除非从亲密朋友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空军飞行员可能接受美国训练驾驶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可美国依然承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在台北没有使馆——不过其事实上的使馆美国在台协会的工作人员规模大致相当于驻首尔使馆——而且明显限制高级别官员访问。2009 年，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埃里克·新关因为身为内阁官员，不得不谢绝了访问台湾的邀请；在荣升准将后，我因官身无法重返台湾，而今年之所以成行，是因为在 2011 年我从军政机关退休了。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担任此职两年来没有访问过美国。十年来访问过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是能源部副部长丹尼尔·波内曼，他是 2011 年底访问台湾的。

美国与一个重要的地区性角色——亚太地区的稳定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它——缺少军队间和高级别外交接触，削弱了 1 月份宣布的 2013 年五角大楼财政优先项目的目标，即扩大美国对那个地区的投入。美国起码应该按照其代价公开重新检讨这一政策。短期来说，美国应该尽快将台湾纳入免签证计划，目前该计划正在评估中。该计划允许 36 个国家的旅行者无需签证就可以到美国进行商务旅行或观光旅游。

美台关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为双方沾沾自喜，对于各自重视“搞定”中国大陆越来越视为当然。现在美国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机会，让一个重要的友好关系回到正轨上来。今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将进行近十年来的第一次领导层换届。我估计，新的政治局今后两年将致力于巩固权力，更加内向和反对冒险。这一时机与美国众议院今年春天预计将重新审核台湾政策法案不谋而合。美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来纠正与台湾关系中出现的的问题，以免关系破裂而需要进行昂贵的修补。

(本文作者 Karl Eikenberry 曾于 2009-2011 年担任驻阿富汗大使，现在是斯坦福大学 Arthur W. Payne 杰出讲师。其军旅生涯有很多年是在亚太地区度过的，包括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的经历。)

(新闻部分编译：江宏春、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别对中国军方的行动感到意外

近期《外交学者》网站发表哈里·卡扎尼斯关于中美军事的文章，他本人是该杂志的助理编辑，曾担任《E 国际关系》杂志的副编辑和前言报告网的政策分析员，擅长安全事务研究，其关注重点是亚太地区、海军事务和不对称战争。

本周，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即《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该报告强调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队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包括技术革新、美中军事合作、解放军的组成结构和发展趋势等。

该报告称，中国“正致力于执行一项长期而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发展规划，旨在提高军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或以信息为中心的高强度短期地区军事行动中的作战能力”。此外，该报告还颇有意思地提到，“‘局部战争’也能翻译成‘地区战争’，究竟哪种译法更准确，尚无定论。”

在一次介绍该报告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副部长大卫·赫尔维被特别问及“信息化”这一术语的含义。赫尔维表示，“从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到当前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他们（指中国）一直关注着美军及其盟军。”他同时指出：“解放军始终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在情报、监视、侦察以及精确打击等方面的应用。当解放军谈论信息化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时候，就是指这种类型的作战环境。”

该报告还从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为扩大其影响而做的努力，并认为中国领导人把“21 世纪头二十年看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的外部环境总体有利，各国各地区之间会互相依存、开展合作，而大国对抗的可能性较小。”

人们可以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是，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全球反恐战争”，忙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而中国可在这一时期加快提升综合国力，此时不会对亚太地区构成竞争威胁。该报告还着重提到，“中国领导人对这段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竞争关系也有思想准备（比如南海间歇性的领土争端），并且认为这种‘机遇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报告也明确地提到，虽然中国军队致力于全方位发展，比如在隐形战机的原型机、航空母舰技术和网络武器等各个方面，但其仍然把“应对台海突发事件视为关注焦点，这也是中国军事投入的推动因素。”

其实，根据这份报告，虽然两岸关系已有所改进，但“解放军仍然关注着台海局势，并着力提升三种能力：遏制台独的能力；威慑、阻滞和抵消美国干预的能力；在对抗中击败台军的能力。”

报告还提及，中国军方这几年来正不断完善许多武器系统和战略战术等。此外，报告也谈及反介入/区域拒止，解放军战略专家称之为“反干预行动”，以模糊处理台海冲突中的可能情况。

最近引起争议的中国核力量也受到了关注。报告称，中国“正在通过‘晋’级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项目来提升其持续的海上战略威慑力量。”此外，报告还涉及中国陆基核武器的细节。报告指出，到 2015 年，“解放军将配备新增的飞行轨道东风-31A（CSS-10 Mod 2）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增强型的井式发射东风-5（CSS-4）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日渐壮大的空间和卫星力量也引发了关注。虽然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的航天实力，但该报告却列举了中国最近的几次麻烦，如“尽管最近中国发射了不少卫星，但其中也有一些事故。2011 年 8 月，中国在七天内发射第三颗卫星时，其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搭载着一颗“实践二号”科学实验卫星）在升空后发生故障，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报告中有整整一章涉及美中两军的接触。这种接触旨在促进双边关系更为坚实和稳定。“对双方高层而言，这种接触有明确的沟通界限，双方可在一系列防务和安全议题上深入交换意见，特别是在发生动荡或摩擦的时候。”

一些媒体注意到中国歼-20 隐形战机的预定服役时间有所提前。对此，副部长赫尔维表示：“据我们估计，歼-20 最晚在 2018 年可投入实战。”而之前，美国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表示，该战机投入实战的时间不会早于 2020 年。虽然更新后的时间表更为可信，但对中国而言，加快制造尖端战机的发动机，就能改变任何预定的时间表。一些媒体报道歼-20 配备俄制发动机。而

对该型号战机在实战中的表现，也有不少报道。

对此，中国的媒体一如既往地予以反驳。新华社称：“五角大楼周五表示，中国军费开支不透明，并且认为美国的计算机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此外，新华社还表示，美国的报告“充满冷战思维，以前也曾这样对付苏联，其关键是给对手施加压力。”

本周热点新闻不多，但这份军力报告无疑会引发各方关注。美中两国之间分歧不少，两军在战略、武器和战术等方面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其中的奥妙对于外界而言非常重要。

（梁辰编译）

《外交学者》：西方所不了解的中国

核心提示：认识到中国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讨论得最多的两个趋势可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和美国假想中的衰落。很多人觉得，我们正在看着两艘巨大的国家之船在黑夜里穿行，前者已做好了领航的准备，后者却有落后的风险。尽管这一幕发生的程度有待讨论，但太平洋两岸都承认的一种认知是，我们正在穿越一个新的战略门槛。

附属于此（但同样重要的）的观点认为，对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多少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愿景，但这完全是需要推敲的。确实，许多中国的评论家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参与者出现而越来越自信，甚至是自负。而且，他们的全球观往往与大国算计、民族主义以及经济竞争的重商主义等混合在一起。这就几乎没有空间留给与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或者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组织。其结果是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关系往往看似前景黯淡。但以上分析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忽视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与这些事务相关的暗流涌动的现实。

许多中国人确实持有国际关系是零和游戏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并未垄断市场。一方面，中国内部有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鼓吹更为强硬对待其邻国及美国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仍积极参与广泛的双边和多边交往。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外交政策圈中，关于中日关系如何考虑、中国保持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权力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分配等问题的争论已经有消有长。

此外，尽管强硬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在中国时常听来最为强烈，但对于民族主义在国家外交关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显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讨论 1999 年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对更近一些的 2008 年西藏反华骚乱和 2009 年新疆骚乱作出的反应中，强硬的民族主义一直都有所呈现。但它在 2001 年侦察机事件之后以及近期涉及有争议的领土要求时——这些要求涉及有争议的北太平洋诸岛屿和南中国海的大片水域——表现并不是那么明显。它也没有主宰与台湾没有敌意而日益接近的关系。而且，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中国的大汉民族和居住在西藏、新疆等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新颖的甚至是革新性的观点，更广范畴地探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

最后，在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中国的中央银行家们与许多出口导向企业甚至是政府机构在汇率政策上有分歧。此外，如何应对中国国内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错位，也产生了强烈的争议。

薄熙来戏剧性的下台以及它引发的指控浪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来对这些争议一窥究竟，很多人原本预计这位失宠的政治家有望今年秋天成为统治中国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这里所涉及到的远远不止领导层的重新洗牌那么简单。更为基本的，中国内部、外部的基本社会目标都渗透着各种问题。为什么外部的评论家经常忽视这样的差异、认为在重大问题上只有一个“中国”声音？公平地说，这些差异很少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单调划一的政策言论中。它们也不会受到官方认可的媒体上表现出来。然而，在这些很容易获得的常规渠道之外，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识出差异。

中国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观点，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到自由派的大同世界。尽管它们可能是处于体制边缘的民众的作品，但同样的分歧在更为官方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期刊所涉及的广泛领域中同样存在。另外，可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分歧也显著地体现在《环球时报》这份在中国被广泛阅读、据称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烈的报纸上。它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和封面图片吸引了极大的关注（经常被作为激进的中国人观点而被引用），但调查其颇有影响的社论版，可以令人惊讶地发现思想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在这里，强硬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主流。事实上，很多文章对中国现状颇具批判，并且反映出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实施范围更广的变革所存在的真实分歧。最后，人们可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美国的批评——并没有主宰这家重要的媒体主要作者的写作。

这并不是说中国精英圈内的竞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和政治变局。但它确实挑战了一种普遍认识，即认为存在某种单一使命和目标。在现实中，中国人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本质、中国在其中的

位置存在的分歧超过自 1989 年天安门抗议以来的任何时候。

为什么外部观察家不应当漠视这一现实？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种漠视将会错失中国人思想中的二元性。一方面，那些决策者或者主导政策讨论的人显然对中国的成就感到自信和自豪。但是，他们也多少感到不确定和不安，过去 20 年来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条件构成中国的政治基石，即以经济增长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来换取一党统治。担忧社会不稳定，阿拉伯之春蔓延，在边疆地区不断面临挑战之时维系国家的统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国内观察到。因此，当前的思考兼具两方的观点，但没有谁能占主导地位。只看到一方将扭曲和误解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其次，在外部自信和内部不安的反复交错中，有可能找到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交叉点。总体上，随着中国逐渐与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接轨，这个国家逐步认清随之而来的机遇和风险，中国人的思考也包涵了对有关体制范围相当广泛的关注。重要的，是局外人要认识到这种争论（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分歧）但不高估任何一方。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全球观居主导地位，只会加剧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可能加剧相互的不信任，使中国和世界产生更多的不和谐。

相反，认识到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例如，我们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且是以我们界定这个词应当包括什么内容的方式。与此对照，如果华盛顿少谈些普世标准和它们受到的侵害，多谈些法治和透明度，可能会更富有成效。

类似的，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环境问题上给中国上课。但现在北京似乎意识到了它所面临的威胁（尽管它在污染水平报道上玩游戏并且压制环保抗议活动）。因此，在制定可能影响双方的政策时与美国更多合作将是接受的（毕竟，中国的煤炭粉尘确实穿越了太平洋）。反过来，北京一直积极投资于绿色科技，因而我们能够获益于在该领域中进行更多的合作。

总之，在某些关键领域中美已然接近同等竞争水平。但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美中之间的合作势在必行，而不是对另一方的错误大发雷霆。我们更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内部的争议，在寻求政策交会点时认识到这一点符合我们的利益。

即使如此，认为完全不必对其他国家有所担忧将是极其天真的，尤其是考察中国在亚洲及亚洲以外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之时。但是，断定那些对政策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运用他们日益增加的力量，也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最重要的是，当中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寻求其角色之时，我们不要忽略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并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中找到形成建

设性趋势的途径。

（本文作者 Allen Carlson 是康纳尔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